

时光偷不走的你



西西东东 著

下



穿越时光的枷锁，我所能想到可以为你做的事
就是陪你度过此生所有的春夏秋冬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, LTD.

时光偷不走的你

西西东东 著

【下】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时光偷不走的你:全2册 / 西西东东著. —南京 :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, 2016
ISBN 978-7-5399-9109-2

I. ①时… II. ①西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6) 第057365号

书 名 时光偷不走的你
作 者 西西东东
出版统筹 黄小初 侯 开
选题策划 朱琳琳
责任编辑 姚 丽
文字编辑 朱琳琳
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, 邮编: 210009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880×1230毫米 1/32
字 数 320千字
印 张 18
版 次 2016年6月第1版, 2016年6月第1次印刷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399-9109-2
定 价 49.80元 (全2册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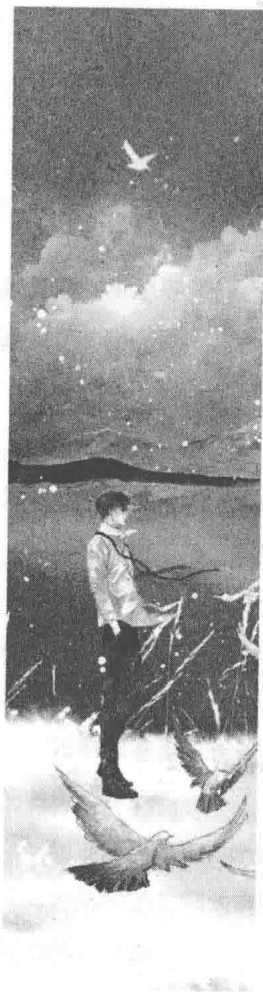
影视版权抢订热线 13811522641

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

目录 [上]

C O N T E N T S

时光偷不走的你



- Chapitre 1 亲子 X 定报告 \ 1
- Chapitre 2 相见不相识的重逢 \ 12
- Chapitre 3 高傲的乔先生 \ 25
- Chapitre 4 一朵杜小花 \ 36
- Chapitre 5 遥远的巴小姐 \ 48
- Chapitre 6 记忆中的故人 \ 62
- Chapitre 7 第一次拒绝 \ 77
- Chapitre 8 第二次拒绝 \ 91
- Chapitre 9 似曾相识燕归来 \ 104
- Chapitre 10 第三次拒绝 \ 125
- Chapitre 11 合作的圆舞曲 \ 139
- Chapitre 12 黯淡退场 \ 152
- Chapitre 13 好帅一只小朋友 \ 162
- Chapitre 14 一月之约 \ 173
- Chapitre 15 飞来横祸 \ 189
- Chapitre 16 六百万的买卖 \ 204
- Chapitre 17 第十八个男朋友 \ 217
- Chapitre 18 我们重新来过吧 \ 229
- Chapitre 19 愤怒的乔先生 \ 246
- Chapitre 20 倔强的杜小姐 \ 260

目录 [下]

C O N T E N T S

- 
- 
- 
- Chapitre 21 不一样的生日礼物 \ 269
- Chapitre 22 真相 \ 288
- Chapitre 23 乔先生的威胁 \ 297
- Chapitre 24 乔先生的妥协 \ 314
- Chapitre 25 带你去看欧若拉 \ 327
- Chapitre 26 陪你走到世界尽头 \ 341
- Chapitre 27 相识一场 \ 348
- Chapitre 28 爱上一个人需要多长时间 \ 360
- Chapitre 29 真相的真相 \ 375
- Chapitre 30 小花妈妈 \ 386
- Chapitre 31 乔爸爸和何妈妈 \ 398
- Chapitre 32 只要一样东西 \ 406
- Chapitre 33 为他人做嫁衣裳 \ 415
- Chapitre 34 冷战 \ 428
- Chapitre 35 养你姐这件事 \ 436
- Chapitre 36 世上最难缠的甜蜜 \ 446
- Chapitre 37 第一次约会 \ 460
- Chapitre 38 非常、非常、非常重要的人 \ 475
- Chapitre 39 被抛弃的记忆 \ 502
- Chapitre 40 生活总会不断给你惊喜 \ 532
- 番外 一 求婚 \ 545
- 番外 二 婚后 \ 551
- 番外 三 至爱 \ 559
- 番外 四 青梅竹马 \ 565



Chapitre 21 不一样的生日礼物

杜若第二天起床时，手腕还是酸痛的。

掀开衣服一看，整整青了一圈，乔靳南昨天用的力气可真够大的。想到昨晚他那副模样，杜若叹了口气。

她看不透那个男人，真是一丁点都看不透。不知道是该说他藏得太深，还是她太迟钝，他的喜怒哀乐经常让她摸不着头绪。

不过人类这种生物本身就是复杂的。别说乔靳南了，就是她自己，她足够了解吗？

杜若翻转手腕，那片瘀青下，正是当年割腕留下的伤疤。

她曾经自认为理智，却在明知道或许没有结果的前提下和何衾生交往，结果还是一步一步地陷了进去；她也曾经以为她对何衾生最后的底线就是跪下来求他，可事实却证明并不只如此，她竟然为了一个男人去自杀。

虽然那段时间的记忆已经模糊，但她还记得住院的时候所有的朋友都在劝她，劝她放下何衾生，说她为了一个不爱自己的人自杀实在太不值得。

所有人都说她自杀是因为和何衾生分手。

或许是吧。

她大概是在下跪求他之后，还做过什么更没下限的事情，结果还是求而不得，因此才愤而自杀？又或者只是想通过自杀来挽留何衮生？

谁知道呢！

瞧！她连自己都摸不清，明明觉得为一段失败的爱情自杀是件很愚蠢的事情，偏偏曾经的她自己就那么干过。

杜若没再把注意力放在那道让人硌硬的伤疤上，而是走在镜子前面，利落地扎起了马尾辫。

今天她有很多事情要干。

首先就是要卖掉她那辆二手车。虽然也卖不了几个钱，但能卖一点是一点，她实在是……没钱了。本来就没多少积蓄，杜晓枫住院花了一些，她最近又没工作，现在还要赔房东一笔钱，房租也要交了。

杜若直接把车开到了二手车市场。

“你这车有七八年了吧？看这车身的油漆刷的，平时保养也不是在4S店做的吧？轮胎过了时间没换，还有点漏机油，这款今年刚出的新款也就七八万就可以搞定。小妹，不是我压价，你这车真卖不了多少钱。”

杜若已经连续问了好几家，虽然没指望能卖多少钱，但是他们出的价……喊五千的都有。

这是要把车当废铁卖了的节奏啊！

“这车我直接给小妹一个实在价，整数一万，你看怎么样？”

杜若看这人也不过就二十岁出头的年纪，一口一个小妹地叫她，难道是自己今天穿得太休闲，看起来年轻好骗，所以价格都低得惊人？

“我再看看吧。”杜若其实不太懂车，价格不合适，她只好再换别家了。

“小妹那你说说，你觉得什么价格合适呢？”那人拉住她，
“一万二怎么样？”

杜若的心理价位其实是两万，毕竟这车她开了很多年了，她当年入手的时候也是从二级市场买的，也就五万出头。

或许两万的估价还是高了？

杜若正想开口，要不一万五算了，她也懒得到处问了，这时一个温润的声音插了进来：“车龄略长，但里程不过十万公里，做个全车漆再换四个轮胎，花不了五千吧？关键是这车牌……”

男人衣着讲究，在阳光下长身玉立，和有些凌乱的二手市场显得格格不入。

小伙儿一见来了个懂点行的，马上换了个脸色，笑咪咪地说道：“原来小妹是连车牌一起卖呀？”

杜若点头，车都卖了，还留着牌干吗？

“那价格就不一样了。”小伙儿马上说，“这车三万五！”

杜若瞪大了眼，一旁的男人眉头一扬：“现在一个车牌都不止三万五了吧？小姐，要不你把这车直接卖给我得了。”

“四万！”小伙儿马上涨了价。

何衾生微微一笑，慢悠悠说道：“我出十万。”

杜若无语地瞥了他一眼，转而对那卖车小伙儿说道：“你就给个诚心价吧，别看我客生好欺负。”

小伙儿看了一眼举止不俗的何衾生，又看了一眼娇俏的杜若，估摸着大概是碰上了公子哥不计成本地追小姑娘了，干脆就说了实话：“小妹，连车带牌，六万！最多了！全市场都找不到比我这儿更合理的价格了！你要诚心想卖，我们马上过去把手续办了，直接给你转账。”

这次何衾生没再说话，只眉眼含笑地睨着杜若。

杜若压根没想到能卖出这个价格，也就没再犹豫，直接同意了。

小伙儿又给车做了个全面检查，确认没有其他问题，等一系列手续办下来，已经是傍晚了。

杜若多了一笔意料之外的钱，怎么也顶得上她几个月的工资了，

心里格外踏实。她知道S市限牌的事情，却不知道车牌这么紧俏，连二手车的身价都跟着涨了。

她从店里出来，却看到何衾生还没走。

他斜靠在黑色的轿车门边，和多年前一样，一见到她就弯起了眼角。

和多年前不一样的，是他手里多了支烟，熟练地掐在地上，踩灭。

“若若，这个时间打不到车。”见杜若站在原地不动，何衾生冲着她轻轻一笑，拉开副驾驶的车门。

杜若犹豫了一会儿，还是过去了。

何衾生身上还有没来得及消散的淡淡烟草味儿。

他开了暖气，又把车窗拉开一道小缝。

杜若把脑袋撇向一边。

有些事情他始终记得，譬如她怕冷，前天在那间小旅馆，他进屋的第一件事就是给她烧了壶热水；譬如她不喜欢烟味儿，他们最初认识的时候，他是个抽烟、喝酒、泡夜店样样俱全的典型纨绔公子哥儿，她不喜欢，他就一一戒了。

“想吃什么？”何衾生若无其事地问她。

“送我回家吧。”杜若淡淡地说道。

“若若，我不会再抽烟了。”何衾生讨饶似的说。

杜若皱起眉头：“何衾生，你能不能不要当作好像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过？”

何衾生没有答话。

“你怎么知道我在二手车市场？”杜若又问。

何衾生坦然道：“正好路过。”

杜若瞥他一眼，显然不太相信他说的话：“你跟卖车那人该不会是一伙的吧？”

一来，能卖出这个价格确实出乎她的意料；二来……他以前就经

常干这种事情。

那是她去巴黎的第一年，每逢周末，有些街区会有二手市场，她总喜欢去淘些稀奇古怪的玩意儿。但二手市场的价格可都不便宜，那时候她的法语还不够好，就让何衾生帮她砍价。何衾生跟卖家就一阵吧啦吧啦，最后总能以一个让人非常惊喜的价格成交。

每次她都挽着他的手臂兴奋地说：“何衾生，你真是太厉害了！”

后来她才发现，其实他是都跟人家说好了，一面哄她开心，一面又把差价补给人家了。

何衾生听她这样说，笑起来：“若若，原来你还记得。”

杜若看向车外。

“其实我很好奇，你到底忘了哪些事情。”何衾生眯眼看着前方，清隽的眉眼浮现一抹温存，“有时候我觉得你什么都忘了，有时候又觉得，你其实什么都记得。”

杜若眨了眨干涩的双眼：“你对我做过的事情，我都记得。”

无论是好，是坏，这些年都没有模糊过。

何衾生沉默了。

“那件事之后……”杜若顿了顿，问，“我又找过你吗？”

那件事，就是她下跪求他，结果他们吵得分崩离析的那一次。

何衾生又是一阵沉默。他没有直接回答，而是说道：“我联系过 Dr. Brown（布朗医生），既然你不愿意记得，那就忘记了吧。”

杜若也没有再说话。

下班高峰期，一个红绿灯都要等上许久，车子缓慢地在城市间穿梭着。

“明天你想去哪儿？”何衾生走的路线的确是送杜若回家的，“我来接你。”

杜若皱眉：“这是什么意思？”

何衾生微微一笑，一双桃花眼就像要掐出水来：“若若，还记得

当初我怎么追到你的吗？”

死皮赖脸、穷追不舍，能堵就堵、能截就截，各种手段用了个遍，花了整整三个月的时间。

如果不是中间正好有个跨年，她又是孤身一人在异国他乡，恐怕她仍旧不会抬起眼皮来看他。

杜若沉默地望着车窗外川流不息的车水马龙。

当初如果不是她抱着侥幸心理想“试试看”，甚至用丰富人生阅历的借口来说服自己答应了何衾生，或许她的留学生涯会是另一番模样。

“若若，现在的我，”绿灯亮，何衾生轻缓地踩下油门，“比当年更有耐心。”

冬日的傍晚，路灯开得极早，往常回家的路上，乔以漠总是因为堵车的时间太久而直接睡着了，这天却没有。

因为他还在跟爸爸怄气！

赶走小花姐姐就算了，居然连孟叔叔那里都不让他去了！

车子停在一处红灯路口，他见乔靳南一直不理他，就自己解开了安全座椅的带子。

从前这个时候乔靳南肯定会充满威胁意味地喊他一句：“乔以漠！”

今天却没有。

乔以漠愤愤地趴在车窗上，没想到一眼就扫到了隔壁车里的人。

“小花姐姐耶！”乔以漠瞬间就兴奋了起来，“爸爸，你看小花姐姐耶！左边，对不对，右边，就在后面！”

不过这样的兴奋也就维持了一小会儿，因为他马上就注意到了杜若旁边坐着的人。

“小花姐姐怎么和一个叔叔在一起……”乔以漠嘟囔道，“那个叔叔好像是何娇娇的爸爸呢……”

他还没看够，身子就被乔靳南扳正，重新固定在了安全座椅上。

绿灯亮了，乔靳南没有回头，没有侧目，也没有看后视镜，只是握着方向盘的十指似乎因为太过用力有些发白，接着一脚踩下了油门。乔以漠伸着脖子，眨巴着眼睛，看到小花姐姐迅速淹没在了车群中，消失不见了。

找了半个月的工作无果，杜若还是给当初的猎头公司打了个电话，问Young那边还要不要人。猎头很快给了回复，安排了面试。

面试她的不是人事主管，而是那位传说中的年轻女老板。

精干、漂亮、行事干脆磊落，这是杜若对她的第一印象。

面试只有短短的五分钟就结束了，白晓薇合上杜若的简历，修长的双腿交叠，妩媚的眉头微微一扬，把杜若上下打量了一遍：“杜小姐，你是不是该考虑换身行头？”

杜若一愣，今天要面试，她穿的是一身不太容易出错的职业装。

白晓薇再次用挑剔的眼神扫过她的脸、她的衣着，包括她手上拿的包：“我们Young的宗旨是‘精致’，无论做事还是做人。”

杜若笑了笑，点头：“好的，明白。”

白晓薇站起身，一头黑直的长发瀑布般倾泻在腰间，踩着高跟鞋，比杜若高出了半个脑袋。走到杜若身边时眉眼轻垂，露出一个妩媚张扬的笑容：“期待明天看到不一样的你。”

杜若很庆幸自己选择了Young。

这的确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公司，公司上下几乎全是年龄相当的年轻人，各人都有自己的专长，且充满热情。每天周围都是满满的正能量，连带着让她对工作也充满了干劲，生活都跟着轻快起来。

秦月玲回老家之后又来过一通电话，简单地报了平安。杜若不愿意再跟她争吵，没多说什么，只是跟杜晓枫交代了一下，让他周末有空的话可以回老家去看看。

那次之后，乔靳南果然没有再出现，就连从前每天都要跟她说了几句话的乔以漠都销声匿迹了。杜若偶尔也会想念那个小不点，想念他软糯糯地喊她“小花姐姐”，但每每点开微信的头像，最终还是会关掉。

她和乔靳南的纠缠本来就不应该，好不容易断掉了，还是不要再轻易涉入人家的生活了。

时间过得飞快，转眼就到了2月中旬。她在Young工作了一个月，也顺利拿到了第一个月的工资。

白晓薇待她不薄，开出的工资比当初谈下来的高出两成不说，开会时还当着公司众人的面不遗余力地表扬了她在工作上的表现，最后散会时还加了一句：“杜若，如果下周Mars的合同顺利签下来，奖金少不了你的。”

杜若跟这个案子跟了这么久，这次非常有信心。

签合同的时间、地点都已经定好，只要临时不出什么幺蛾子，是绝对没问题的。

生活仿佛为她敞开了一扇新的大门，每天都是阳光灿烂，只除了阳光底下，有个旧人的影子挥之不散。

这天杜若下班的时候，何衾生又在那边等她。

白晓薇已经撞上过好几次，这次仍旧不忘揶揄，捂着唇角轻笑道：“真不愧是我们Young的员工，把何家公子迷得是神魂颠倒啊！”

杜若进Young之前还担心过老板会因为和宋如若熟识而给她穿小鞋，没想到白晓薇第一次撞到何衾生来找她，就意味深长地看她一眼：“原来你就是如若嘴里的若若啊？”接着颇为自豪地说：“不枉我一眼就看中了你。”

最后每次撞上，白晓薇都要逗她一番，这次还暗暗推了她一把：“过去啊，愣着干吗？有句话叫浪子回头金不换。”

杜若无奈地睨了一眼这个上起班来一本正经、下了班就老没正经

的老板：“薇姐，还有句话叫好马不吃回头草呢。”

白晓薇摊手：“那也要看那棵草的质量啊，何衾生这样的……”

不等她话说完，杜若就推开她：“薇姐你该去停车场了，我去等公交了啊，明天见！”

公司离她住的地方有点远，要坐公交再转一次地铁。

杜若径直往公交站走去，何衾生开着车，不紧不慢地跟着。

她在公交车站停下，何衾生的车也在站口停下。

很快后面有公交车过来，没法人站，死命地按着喇叭，何衾生没听到似的，丝毫不动。

司机把车门打开，一眼就看到了杜若：“这位小姐，怎么又是你啊？有点公德心好吧？……”

不等他骂完，杜若就起身快步离开了，何衾生也跟着离开。他只是跟着杜若的步伐，车速太慢，马路上很快就响起了此起彼伏的鸣笛声，还有司机捺不住性子，直接摇下车窗开骂：“MLGB，有钱了不起啊？开辆跑车出来堵马路，有病吧！”

杜若忍无可忍，转身拉开车门，坐了上去。

“何衾生，你闹够了没有？”每次他过来必然是这个场景，公交司机都有认识她的了。

何衾生像没有听到似的，面带微笑地看着前方，加快油门，问道：“今晚想吃什么？”

杜若同样没有回答：“到底要什么时候你才会放弃？”

何衾生微微敛目，声色温和：“若若，我说过，现在的我，比当年更有耐心。”

“但现在的我，已经不是当年的我了。”杜若冷声回应。

车内一时沉默。

良久，何衾生似是叹了口气，开口道：“若若，我们不要闹了，好不好？”

杜若扶住额头：“是你不要闹了，好不好？”她深吸一口气，“你把车找个地方停着，我有话跟你说。”

何衾生轻打方向盘，打开双闪灯，就地靠边停了下来。

这天的天气阴沉，空中布满乌云，天黑得就格外早。何衾生打开驾驶室的灯，转首望着杜若，清浅的眸子微光闪烁：“说吧。”

杜若抬眼，看着他，冷静道：“何衾生，我现在非常认真、非常郑重地跟你说，我们之间，没可能了。”

她黑白明晰的眸子里，闪着倔强的光芒：“不管你做什么，不管再过多久，即使是时光倒流，我们也回不到过去了。所以，请你不要再纠缠下去了，这样只会让我越来越讨厌你，把我记忆里那些曾经的美好也慢慢地磨损掉。”

何衾生习惯性弯起的唇角，线条逐渐僵硬。

“我承认，我曾经很爱你，非常、非常爱你，爱到不要尊严、失去理智。但是现在，何衾生，你看着我的眼睛。”杜若盯着何衾生黑色的瞳仁，仿佛要看出他心底，“我不爱你了。”

天空一道银白色亮光闪过，轰隆一声，豆大的雨点落了下来，迅速在车窗上形成了一道水幕。

何衾生向来溢满水光的桃花眼仿佛被利器刺到，飞快地干涩，避开了杜若的眼神。

“你明白了吗？”杜若抓紧他的手臂，“不要再来找我了。我会记住我爱过你，会记住我们曾经的美好。请你满足我这样小小的愿望，不要再来破坏了。”

良久，何衾生撇嘴一笑：“若若，你说真的？”

“说真的。”杜若继续深吸一口气，“不是从前跟你闹脾气不理你，要你追着我哄我，是真的……结束了。”

杜若一瞬不瞬地望着何衾生，眼底依然是倔强的坚持。

何衾生没有看她，只是闭上双目，有那么一抹不易察觉的疲倦爬

上额角，他快速地拿手背挡了过去。

该说的话已经说完，杜若解开安全带，开门下车。

何衾生没有阻拦。

一下车，就是瓢泼的雨打了过来，杜若拿包挡着，飞快地向前走去。只是没走多久，手就被人扣住，拖着她迅速往前走。

“何衾生，你要干吗？”

雨越下越大，何衾生拖着杜若，径直走到了马路边。杜若挣脱许久，他蓦然松手，身子随着惯性后退了几步，差点跌倒在地上。

“不爱我是了吧？”何衾生脸上仍旧带着笑，只是那笑意没到眼底，带着一股莫名的凉意，“若若，你说不爱我了，是吧？”

杜若抬眼望着他。

大雨倾盆，他的身子迅速湿了个彻底，路边不时有车开着大灯路过，照亮那张曾在她梦里徘徊过千百次的脸。

“若若。”何衾生微笑着，温柔地喊她。

“我等这一天等了六年，”他淡淡地望着她，“不是等你说这几个字。”

何衾生脸上挂满了雨水，含着笑意的眸子里此刻却是少见的猩红，透着几分决然，“我就赌你还爱不爱我。”

他突然举步，径直往川流不息的马路上走去。

“何衾生，你疯了！你……”杜若来不及拉住他，更来不及把话说完，就看到何衾生站定，一辆小车在雨中迅速驶来。

耳边猛然响起刺耳的刹车声，杜若一声尖叫，捂着耳朵闭上双眼，哇的一声哭了出来。

“何衾生，你不要逼我了好不好！”杜若蹲在地上，呜咽着哭出来，“你不要再逼我了，你为什么一定要这个样子……”

良久，何衾生的气息重新回到她的身边，将她抱入怀里：“若若，你还在乎我的，对吧？我们再试一次……最后一次，好不好？若

若，你再信我一次。”

生生淋了一场大雨，杜若回去就洗了个热水澡，洗完才发现电吹风不知道什么时候坏了。

她把暖气开足，全身还是冷得直发抖。

手机铃声响起，她滑开，话筒里传来何衾生的声音：“若若，我买了点感冒药，放在门口了。”

电话那边仍旧是雨声淅沥，杜若坐在沙发上拿着手机，嗯了一声。

“明天我送你上班。”何衾生又说。

杜若沉默了。

雨声渐渐消失，响起关车门的声音，何衾生又唤了她一声：“若若？”

杜若走到窗边，看到他的车正停在楼下，大灯亮起。

“嗯。”

何衾生似乎松了口气：“晚安。”

杜若看着他的车子离开，打开门，外面果然放着一包药，尼龙袋子上挂满了雨水。她拿起来，想到他刚刚冲向马路的那一幕，喉头又有些发哽。

事情不知道怎么就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。

从某些方面来讲，何衾生和乔靳南其实是极为相似的。两人虽然性格完全不同，但成长的环境、从小接受的教育、接触的人应该都是差不多的。他们那样的天之骄子，从小就要风得风、要雨得雨，碰到追不上手的，便只会越来越拼。

当年的何衾生是这样，之前的乔靳南也是，只是乔靳南性子傲，三番四次受挫，她再说些重话，他也就不再纠缠了。

现在的何衾生或许也有那么点不甘心的情绪在里面，却又有些不一样。那么多的爱恨交杂在一起发酵了六年，似乎并不是她一意拒绝